

澳大利亚迎来“草根总理”

阿尔巴尼斯：从公屋到总理

当地时间5月21日晚，2022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将出任新一任澳大利亚总理，结束保守派联盟执掌权力近10年的局面。随后，澳大利亚现任总理莫里森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承认败选，向工党领导人表示祝贺。

据了解，澳大利亚每3年举行一次联邦议会选举。此次选举改选众议院全部151个议席以及参议院76个议席中的40席。获得众议院至少76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执政，其领导人出任总理。

与澳大利亚过往多任总理不同，阿尔巴尼斯出身于真正意义上的草根阶层。1963年，他出生在悉尼的一栋廉价公屋里。在澳大利亚，廉价的公屋与私人公寓往往像是两个世界。

“我是从公屋走出来的孩子，家里的钱总是很紧张。”在去年的一次演讲里，阿尔巴尼斯说：“所以，妈妈也教会了我一块钱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在考虑政府开支时我很谨慎。”

虽然出身不好，但阿尔巴尼斯从悉尼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即步入政坛，26岁时就成为新南威尔士州的助理秘书长，1996年当选联邦众议院议员。在从政的这些年里，阿尔巴尼斯被同行评论为“温和、务实，有可信度”。

在2007年至2013年间，阿尔巴尼斯开始担任内阁部长，包括基础设施和运输部部长，并在陆克文总理任期内短暂担任副总理。2019年，时任工党领袖比尔·肖顿在选举中败给莫里森，黯然退出政坛，阿尔巴尼斯则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工党领袖，他也被冠以“工党孤狼”的称号。

过去一年里，阿尔巴尼斯经历了“改头换面”，选择了更时尚的西装和眼镜，还瘦了18公斤，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了让自己对选民更有吸引力。

莫里森：失去的三年

几家欢喜几家愁。与胜利的工党形成对比的是，莫里森没能做到延续三年前的高光时刻，尽管他曾坚称将在这场选举中获胜。

时隔9年，澳大利亚工党再次回归最高权力中心。在连续三届大选失利后，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终于击败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阿尔巴尼斯成功当选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新人新变化，关键是多大。澳大利亚人民期望的，无非是阿尔巴尼斯胜选时屏幕上的那句“A Better Future”。



2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工党党首阿尔巴尼斯（左二）在竞选集会上。新华社图

打败莫里森的不只是阿尔巴尼斯，更是已经失去的民意。三年来，野火、洪灾、疫情、高通胀等危机把澳大利亚经济搞得疲软不堪，也让莫里森饱受质疑和批评。

在经济问题上，油价和房价上涨引发了选民不满，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5.1%，幅度创2001年以来新高。阿尔巴尼斯曾表示：“澳大利亚工人正在为过去10年来的糟糕政策和经济失败付出代价”。

应对林火和新冠疫情不力，成为莫里森任期内的“黑点”。2019年，澳大利亚林火肆虐长达数月，造成24人死亡、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而那时莫里森却在海外度假，让澳民众十分愤怒。

而从2020年以来，莫里森政府一直未能有效遏制疫情，虽然实施了严格的边界封锁，但全国范围内物资短缺、疫苗和快筛检测试剂供应不足、阳性病例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考验着澳政府。

在外交政策上，莫里森攻击阿尔巴尼斯与中国“走得太近”，对中国态度“软弱”。澳反对党则不止一次批评说，正是莫里森让澳中关系“恶化到了不必要的地步”。彭博社曾指出，莫里森的对华强硬言论最终对其弊大于利，会让许多选民失去兴趣，从而影响投票结果。

败选后的莫里森说道：“今晚对于自由党来说是艰难的一晚”，并说他已经给阿尔巴尼斯打电话恭贺他获胜。

而在莫里森承认败选后，同样刚刚经历了一轮政坛更迭的法国发来了“贺电”。据彭

博社22日报道，法国前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在与新任法国外长科罗纳进行交接的仪式上表示，自己对此结果感到高兴。

彭博社称，勒德里昂表示他很高兴看到莫里森落败，这是对去年澳大利亚突然决定抛弃与法国的640亿美元（约4283.5亿元人民币）潜艇交易的一种回击。勒德里昂表示：“忍不住想说，莫里森的失败正合我意。”他还批评莫里森，称他的做法显示了“野蛮和玩世不恭，我甚至想说这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无能”。

未来：中澳关系新走向？

“澳大利亚更像是一个处于焦虑中的国家，选举本应产生的希望和期待也消失殆尽。”BBC在一篇文章中称，不断上升的生活

成本、愈发恶劣的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的威胁、并未妥善处理的国家关系，都给澳大利亚带来了紧张情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主任王军表示，澳大利亚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经济体系不完整，依赖外国市场是资源型国家的通病，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转型还是走出困境都是比较困难的。

民调显示，在本届大选中，民生问题最受选民关注。澳大利亚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处于20年来高位的通货膨胀，都引发了民众焦虑。

王军进一步分析道，这又与澳大利亚的人才缺口形成了恶性循环，目前，澳大利亚正从矿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但劳工短缺却在这一点上限制住了澳大利亚的转型梦，再加上老龄化的抬头，预计到2030年澳大利亚20%的人口将超过65岁。

而在对外关系上，比起莫里森，不少人认为会说中文的阿尔巴尼斯能为中澳关系带来新可能。阿尔巴尼斯曾谴责在疫情期间冒犯华人的不尊重言论，承认华人社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并提出要修复与中国的商业关系。

同时，澳大利亚国内也存在改善中澳关系的呼声。在支持工党候选人的群里，不少人抱怨自2019年中澳关系急速恶化后，澳大利亚在贸易关系上的境况严重影响了在澳华裔的生活。

不过，在对华政策上，工党尚未公布具体细则，但根据澳中关系研究所此前的分析，工党和自由党在对华关系的立场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巴尼斯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据澳大利亚天空新闻报道，阿尔巴尼斯及其团队定于23日宣誓就职，24日将与新任华裔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一起前往东京。

关于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曾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及地区倡议应顺应大势、合乎民心，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不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损害地区国家互信与合作。“四边机制”充斥着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军事对抗色彩浓厚，有违时代潮流，注定不得人心。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F 聚焦 Focus

全球近百例确诊 多国拉响猴痘警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表态，截至上周六，12个非猴痘流行的会员国报告了92例确诊病例和28例疑似病例，并补充说，将在未来几天为各国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和建议，以减轻猴痘的传播。“现有信息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正在与有症状的病例有密切身体接触的人之间发生。”世卫组织还称，随着它扩大在通常不发现猴痘的国家的监测，预计将发现更多猴痘病例。

多国报告首例确诊

近几年，不少国家报告了首例猴痘确诊病例。以色列卫生部21日发表声明说，该国确诊首例猴痘病例。荷兰和澳大利亚20日分别确诊了本国首例猴痘病例。多国卫生部门呼吁民众在出现症状后及时就医。

以色列卫生部的声明说，患者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日前从西欧返回以色列。该男子在与国外的猴痘患者接触后，出现症状就医，并被确诊为猴痘。以色列卫生部呼吁从国外返回的民众在出现发烧和皮疹症状后，及时就医。

此外，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20日表示，荷兰确诊首例猴痘病例，可能已经有更多人感染了猴痘病毒。荷兰卫生大臣恩斯特·克伊佩尔斯21日致信议会说，荷兰已发现两例猴痘确诊病例，预计近期会发现

患者会在数周内康复，但也有患者出现严重症状甚至死亡。

近期传播呈“非典型”特征

世卫组织负责突发事件应对的助理总干事易卜拉希马·索塞·法勒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猴痘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流行，病例多发现于尼日利亚、刚果（金）、中非共和国等国。

1970年，刚果（金）发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此后，全球报告的多数病例分布在刚果（金）、刚果（布）、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喀麦隆等非洲国家。例如，刚果（金）2020年报告6000多例人感染猴痘病例，2021年报告3000多例。

非洲大陆之外的首次猴痘疫情于2003年出现在美国，累计数十人感染，传染源可追溯至从加纳运到美国的冈比亚鼠和睡鼠。2018年以来，以色列、英国、新加坡等国在来自尼日利亚的旅客中发现猴痘病毒感染者。

但连日来，非洲以外报告猴痘病例的国家和感染病例数不断增多，许多感染者没有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世卫组织表示，在多个“非流行国家”出现与疾病流行地区没有直接旅行联系的猴痘病例，这是“非典型”状况，目前仍在调查感染源。

这是否意味着猴痘病毒变得更具传染性？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日前在记者会上说，过去几年，猴痘的流行病学情况发生了变化，其出现范围扩大。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气候压力增加，人类和动物为了生存不得不适应环境，这可能使得动物种群和人类更接近，有时为了相同的食源而竞争。必须真正了解相关地区的深层生态和人类行为，从而试图从大自然源头上阻止这种疾病传播给人类。

天花疫苗对猴痘有效

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或黏膜损伤部位等，可能导致猴痘病毒从动物传播给人类。食用烹饪不当的感染动物也是“动物传人”的风险因素。一般来说，猴痘病毒在人际间传播并不常见。人际传播途径包括密切接触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皮肤损伤部位或被污染物品等，通常需要更长时间面对面才能发生呼吸道飞沫传播。此外，猴痘病毒可能经由胎盘或生产期间的密切接触发生母婴传播。

世卫组织强调，为降低感染风险，在猴痘病毒流行地区应避免与野生动物接触，特别是避免在无防护情况下接触患病或死亡动物的肉、血液或其他部位，食用肉类必须彻底煮熟。

此外，据世卫组织介绍，猴痘病毒感染症状与天花相似，但临床严重程度较轻。潜伏期通常为6至13天，可能长达21天。发病初期症状包括发热、头痛、淋巴结肿大、肌肉酸痛、重度疲乏等，其中淋巴结肿大有助于将猴痘和天花区分开。发热几天后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其他部位大面积皮疹，并可能导致继发性感染、支气管肺炎、败血症等。

猴痘通常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多数患者会在几周内康复。重症常见于儿童或免疫缺陷者，还与感染者基础健康状况、暴露于病毒的程度及并发症严重程度等有关。猴痘疫情病死率差异较大，近年来约为3%至6%。

研究表明，接种天花疫苗预防猴痘有效率达85%。2019年，一款基于减毒痘苗病毒研制的疫苗被批准用于预防猴痘，但尚未大规模接种。治疗方面，一种早前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抗天花病毒药物特考韦瑞于2022年在欧洲获批用于治疗猴痘，也还没广泛使用。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教授安妮·里莫因指出，猴痘病例增多可能与消除天花有关。1980年后，人们不再接种天花疫苗，对猴痘的免疫力也有所下降。里莫因与她的同事2010年发布的研究显示，过去30年间，刚果（金）的猴痘发病率增长超过14倍，从每1万人不足1例上升至每1万人约14例。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